

清初布衣诗人
吴雯研究

赵丽萍 著

清初布衣诗人
吴雯研究

赵丽萍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初布衣诗人吴雯研究 / 赵丽萍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203-08544-7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吴雯(1644~1704)—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1198 号

清初布衣诗人吴雯研究

著 者: 赵丽萍

责任编辑: 孙 琳

装帧设计: 昭惠文化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邮购)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辰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1-300 册

版 次: 2014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8544-7

定 价: 23.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自序

《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歌是人类情志、情感的抒发，沿着诗歌的足迹，可以窥见诗人的生命历程、精神气质、心灵世界。能循着先人留下的文字诗痕去体会一个曾经的生命存在，是一个丰富自我生命、扩展自我情感体验的过程，是一个反观文化、增加理性判断的过程，也是一个打开小窗口，即可发现窗外的更广阔的世界的过程。吴雯，这位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诗人群中并不显赫、并不耀眼，但也并不应该被淹没的布衣诗人，因为特有的因缘，让我走进了他。翻开厚重的清诗文献，吴雯的诗歌清晰地摆在我的眼前，透过300多年前留下的文字，无限地接近其中蕴含的意义是我的任务，努力地客观地还原历史上一位真实的布衣诗人亦是我的目的。本书，即从此写起。

吴雯，字天章，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市)人。清初著名布衣诗人。吴雯一生未仕，却诗作颇丰，因诗才卓逸而与其同乡著名学者、诗人傅山并称为三晋的“北傅南吴”，光绪七年，张之洞在太原建四征君祠，将吴雯与傅山、阎若璩、范梈鼎合祀，称“晋士楷模”，后人又将吴雯与傅山合称为“山西二征君”，他还与同时的李雯、田雯并称“三雯”，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论诗创神韵说的清初文坛盟主、诗界泰斗王士禛非常赏识吴雯，王士禛将其视为继曹子建、李太白、苏子瞻之后的“仙才”，此说虽然有过誉之嫌，但足以见出王士禛对吴雯评价之高，王士禛还认为吴雯得其神韵之旨：“余与海内论诗五十余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并序其集云：“吴所至与仁贤游处，归而有诗数百篇，古澹宏肆，得古作者精意，自成一家言，灼然可传。”可见吴雯在当时诗坛是声誉显赫的。其诗集《莲洋集》被收入《四部备要》中，曾出现过“一刻于吴中，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门”的盛况，吴雯在清初诗坛人才辈出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虽非顶级大儒，大文学家，甚至其名声远远低于与其并称的傅山先生，但吴雯不失为一位独特而又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人。相与赏析者，除王士禛之外，还有朱彝尊、赵执信、陈维崧、王苹、沈德潜、陈廷敬等名人学士，他们或是声誉显赫的政治家，或是引领一时时代诗歌潮流之人，有的诗学思想不甚相同甚至相背，但都对吴雯推崇有加。黄叔琳为之作序略云：“征君诗，骨力清

拔，波澜老成，五言得唐人三昧，在右丞、襄阳之间。其奇逸之致则太白、长吉也。”沈德潜评价吴雯：“征君诗，不使才，不逞博，不尚声华，不求娟好，而清峻微远，自露天真。”陈维崧亦作此评价：“才性英奇，辞锋卓犖。楮边磨墨，弥工变徵之声；驿里题诗，大有阳春之调。”乾隆四十三年，在吴雯去世七十年之后，翁方纲为吴雯画像，隆重祭祀，撰写诗文：“手一卷书，处石而坐，河水九曲，岳莲一朵。玉谷王官，谁彼谁我，渔洋莲洋，即薪即火。天风海涛，绿房丹锁，水流花开，无乎不可。”吴雯是清代初年的诗人，其诗歌是明末至清初诗歌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从其人生经历，从其诗歌作品可以窥见一代汉族新生知识分子在外族统治下的心路历程。吴雯一生以布衣而终，却受到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的爱赏与推重，与王士禛有诗学论争的赵执信同样非常看重吴雯，在吴雯身上，亦可窥探当时的许多诗学论争的意义，所以，吴雯为一位清初颇具特色的诗人。对于这样一位有特色的诗人，学术界对其专门的研究却不是很多。

吴雯的诗歌的文献整理，已经由山西大学李豫教授及其学生王秋红、李雪梅、张仲伟完成，于2010年2月由三晋出版社出版了《吴雯先生莲洋集》点校本，该书详细地阐释了吴雯《莲洋集》的版本源流，并收集了诸本的诗篇，为吴雯诗歌研究奠定了很好的文献基础。据笔者统计，目前关于吴雯研究的专篇论文有：孟肇咏先生于1991年发表于《运城高专学

报》的《吴雯和〈莲洋集〉点校本》，1999年发表于《河东学刊》的《诗仙吴雯和他的〈莲洋集〉》和《“诗仙”吴雯诗作的艺术特色》，2008年发表于《运城学院学报》的《吴雯和〈莲洋集〉》，2010年对吴雯的生平年谱进行了更为详备的研究，孟肇咏先生不仅是吴雯研究的拓荒者，也持续不断地对吴雯给予关注。关于吴雯诗歌研究还有福建师范大学降新宽的硕士论文《吴雯及其诗歌研究》。综观当今学术界对吴雯的研究，虽然进行了一些文献整理工作以及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但在对一个诗人的全面把握上，还是缺乏深入的探讨，如其心路历程、生平交游、诗歌价值等方面笔者认为还是挖掘得不够，还是有待深入的。

对吴雯研究得不够深入，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首先，由于清诗离现代社会时间不长，诗歌本身数量庞大，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非常完整全备的清诗总集，柯愈春先生耗时30年于2002年初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著录传世清代诗文别集4万余种，作者19700余人，如此庞大的诗人群体、诗歌数量不是容易把握的，吴雯又是众多诗人中的一位，没有对其足够多的重视是不足为奇的。其次，这是诗歌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的反映，即清诗研究和其他时代尤其是唐诗比较起来，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来说是滞缓的。历来人们认为诗至唐代已臻顶峰，唐以后诗则每况愈下，明七子继承严羽《沧浪诗话》之说，大

谈“诗必盛唐”。近代学者如章太炎说唐以后诗“语不足诵”；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后世莫能继焉”；鲁迅说“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文廷式、梁启超同样认为清诗不足取。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现当代人所著各种文学史，将清诗边缘化，让位于戏曲小说。在这样的学术生态环境下，不能不说对清代文学的研究还是滞缓的，滞缓的文学研究生态使得研究者集中于有着第一流地位的诗人身上，如吴梅村、王士禛、钱谦益等大家身上，这些人在清诗发展史中的地位，就如同唐代的李白杜甫一样，吴雯诗歌虽然有特色，但是与当时执诗坛之牛耳的大家来说，地位还是稍显其次的，在清诗研究普遍寥落的情况之下，对吴雯研究得不够深入也是理所当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清代文学研究的滞后是与前代文学尤其是唐宋诗歌比较而言的，1978年以后，清诗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的。如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受到研究者注意的有上百个而不是个别诗人，甚至有一些名位不高的颇具特色的中小诗人，开始受到关注，但是，当时的诗歌创作重心集中于江南，所以，北方诗歌被认为远远落后于南方，所以对于北方诗人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吴雯的关注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鉴于此，本书拟在前辈及同行研究吴雯的基础上，对深受王士禛器重的得意门生吴雯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并试

图通过对吴雯及其交往的一大批文人的比较研究,为清初士大夫思想文化研究作必要的补充。为使研究尽量做到客观,本书突出从其作品分析入手,以此为基点来反观文学潮流的变化与发展,深入体察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变化,体会清代诗歌与唐宋诗歌发展的不同文学生态,从而寻找诗歌运行的规律。作为诗人研究,笔者还希望能以文学研究者的角色来用心灵感知吴雯的性情气质、情感心理、生活方式、兴趣以及爱好,以期接近吴雯,还原历史上一位真实的布衣诗人。

目 录

第一部分 吴雯其人

万古河山终有主,千仞中条孕灵秀

——吴雯生活的时代文化特征综述 /003

岁序迁流少定形,劳生踪迹又浮萍

——吴雯的人生历程 /031

从来姜桂性,未易附寒暄

——吴雯的思想性格 /042

临深能自力,终不淤泥中

——吴雯不遇原因之考论 /053

生平麋鹿性,况得素心友

——吴雯交游考述 /059

第二部分 吴雯其诗

汝诗千首文百轴,洿涂未拔谁相通

——吴雯诗歌题材论 /084

逸藻吴郎稀有,才华直恁明秀

——吴雯诗歌艺术论 /117

低头直欲拜前贤,效颦宁敢看西施

——吴雯诗歌艺术渊源论 /134

水月镜花参妙悟,河声岳色入新篇

——吴雯的山水诗述论 /149

渔洋别有参同契,千点桃花非尽词

——吴雯诗歌与“神韵说” /170

不识千秋后,诗篇若个传

——吴雯诗歌价值散论 /195

附录一 /199

附录二 /213

附录三 /215

附录四 /217

附录五 /220

第一部分 吴雯其人

DI YI BU FEN WU WEN QI REN

万古河山终有主，千仞中条孕灵秀

——吴雯生活的时代文化特征综述

吴雯，生于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卒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伴随着清王朝的发展而成长的吴雯，在清王朝大力笼络汉族文人的时代，始终以一介布衣面世，吴雯的一生，生活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代，没有经历上一代遗民的腥风血雨，其人生历程，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一个人，永远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环境而存在，研究其人其诗，也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氛围。

历史的车轮经过甲申之变，辗过乙酉之年，在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画上了一个悲惨凄凉的句号。尽管崇祯皇帝励精图治，企图挽狂澜于既倒，但内忧外患的客观形势和刚愎自用的主观心态，最终没能让这个悲剧式的人物实现他中兴的梦想，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席卷燕京的瞬间，他怀着“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于天上，不敢终于正寝”的遗恨，自缢于煤山，用残缺的心灵向祖宗，向天下表明谢罪的决心。明思宗在内忧外患的交迫中匆匆走完了悲剧的一生。随之而来建

立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1644年,清世祖福临趁李自成攻灭明朝之机,挥师南下,利用明朝降将吴三桂进占北京及华北,入主中原。接着清王朝经过40余年的征战,至康熙中期统一了全中国。自1644年入关计,至1911年灭亡,清朝共历十帝,历时268年。历史上一般将清朝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清初、清中期和清末。清初(1644—1684)自顺治立国至康熙中时;清代中期(1684—1840),即自康熙中时至鸦片战争前夕的150多年间;从鸦片战争至清亡的70年间,属于晚清时期(1840—1911),即近代史阶段。但文学史上的分期似乎远远没有历史的分期那么简单。文学发展到明清两代,各种文学样式齐备,诗歌、辞赋、戏曲、小说、文学批评丰富而多元,文学史的分期因视角的丰富而变得复杂化,不如宋以及之前朝代那样清晰可辨。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将清代诗歌分为清初、康熙、乾嘉、鸦片战争前后四个时期,而散文则只分为三个时期;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和文学》中将清代文学分期分为四个时期,即顺康熙、乾嘉、道光至光绪十五年、光绪十五年至清末;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鸦片战争为界把清代文学分为前后两段;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编纂的十四卷本文学通史,按照文学样式而不按时代来分卷;吴雯的创作以诗歌为主,要把握吴雯生活的时代断限,拟以诗歌为分段准则,这样才能较为客观地把握吴雯其人其诗。一般来说,清代诗歌分为四个时期,晚清杨希闵在《诗榷》中的断限

分别为:清初至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中至道光末年(1850)、咸丰以后共四个时期,朱则杰先生在《清诗史》中分为顺治康熙时期、雍正乾隆时期、嘉庆道光时期,将道光以下归入近代;严迪昌先生《清诗史》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以后三段。不论是哪一种对于诗歌历史的分期,吴雯都处于第一个阶段,即清代初期。吴雯所处的时期具有怎样的文化特征,对于把握一个作家至关重要。

一、清初的文化特征

(一)整合融汇中对传统文化的回归

清初社会,是个文化多元的社会。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暗中较量,中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开始碰撞,清代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和元统治者相比,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的文化态度,所以清初的社会意识涵盖极为丰富。经历了明中叶到明末的思想解放,经历了失国之痛的中华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再加上清统治者的导向,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此时经历着一场掺杂各色元素的、在统治者导向下慢慢回归正统的熔铸过程。满汉文化的碰撞和融合是清初文化整合的核心内容,清初的满汉合流更主要的是满族文化向汉族文化的靠拢和融入。作为文化落后的满族,早在入关之前就对“汉化”有清醒的认识。后金领地内有大量的汉人,带去了农耕技术、建筑技术等,满族的崛起与之息息相关。虽然努尔哈赤

对汉人较为严酷,甚至极端到屠杀汉族秀才和官员,但也摆脱不了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他组织翻译汉文书籍,对儒家经典和通俗小说爱不释手,他以统治者的敏锐眼光意识到,熟悉汉文化可能是使自身强大和统治汉族的关键。于是他设官学,开科举,提高满族的文化程度;招揽汉族儒生,鼓励献计献策;提倡伦理道德,收敛暴烈好斗风气;同时教育子弟不能沾染汉人的享乐习气和精细生活追求,以保持自身武勇的民族气质,这样的合理扬弃为入关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入关初期,多尔衮的民族保护意识和征服意识较强,基本是一个侵略者的姿态,要求汉族臣服,没有创造出满汉合流的良好氛围。顺治帝则表现出对汉文化的虚心接受态度,他“博览书史,无不贯通”(昭槁《嘯亭杂录》),“笃好儒术,手不释卷”(吴振棫《养吉斋余录》)。为掌握汉语,顺治帝“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木陈道忞《北游集》)。康熙帝更是精通汉学,修养甚高,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宫内对皇子的文化课教育也是视同骑射,无论寒暑,日日不许懈怠。当然,满汉合流不是轻而易举的,毕竟是两个敌对的民族,毕竟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胜利的落后民族,面对落败的先进文明,其心态是复杂的,自卑与骄傲、好奇与防范、敌视与崇拜,种种心态糅合。在处理与汉文化的关系上,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相当明智。他们对汉文化没有自矜传统、鄙夷不屑,而是抛开成见、欣然采纳。当然,排汉心理在清贵族内始终存在,但并未成为主流。